

## 《论语》批注（选刊之二）

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

**【原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

**【译文】** 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天下劳动人民就自然归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了。

**【批判】** 这一条是孔丘“克己复礼”反动政治纲领的具体化，它充分表明了孔丘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

春秋末期，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击下，一些奴隶制诸侯国家先后灭亡，一些奴隶主贵族失去了原有的世袭地位，走上了日趋没落的道路。社会在变革，时代在前进。孔丘一心妄想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把已被历史潮流冲垮的旧国家、旧制度恢复起来，把失去政治经济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推上台来，把已经前进的社会再拉回去。这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垂死挣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

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孔丘作出的那个“民归心”的结论更是极端荒谬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大被压迫的奴隶同奴隶主贵族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奴隶们奋起造反，直到把他们打翻在地。孔丘的结论，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咽气之前的痴心妄想而已。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乞灵于孔丘的阴魂，对孔丘的“兴灭国”这一条“念念不忘”，奉为信条，他学着孔丘的腔调疯狂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想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推到水深火热的苦难中去。但是，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孔丘所支持的，都垮台了，孔丘所反对的，获得了胜利。同样，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也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他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历史无情的惩罚。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sup>1</sup>先？”子曰：“必也

<sup>1</sup> 奚——什么。

正名<sup>1</sup>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sup>2</sup>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sup>3</sup>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sup>4</sup>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sup>5</sup>；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说：“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吗？您想的太不合时宜了！正什么名分呢？”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呀！君子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不能兴起来；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就会做出违反‘礼治’规定的事来〕。”

**【批判】** 春秋末年，奴隶制度开始土崩瓦解，奴隶起义的革命烈火到处燃烧，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强大，向奴隶主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打破了旧的奴隶制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孔丘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认为要挽救已经开始崩溃的奴隶制，必须先维护周礼，周礼规定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不容改变。因此，孔丘提出

1 正名——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 2 迂——迂腐，不合时宜。 3 由——仲由，就是子路。

4 阙——同“缺”，存疑的意思。 5 中（音：众）——得当。

“正名”的主张，企图用周礼的规定来纠正当时正在变革中的客观现实。他特别强调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竭力反对“犯上作乱”。从政治上说，孔丘这种“正名”主张是十分反动的。从哲学上说，这种正名的思想是极为荒谬的。他颠倒了主客观的关系，把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把事物看作是第二性的东西，妄图从主观愿望出发，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林彪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建立林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狂叫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以孔丘“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sup>1</sup>，能使枉者直。”（《颜渊》）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奴隶主阶级中的〕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善于任用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选拔〔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正直的人，放在〔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邪恶的人之上，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归于正直了。”

---

<sup>1</sup> 举直错诸枉——举，选拔，任用。直，正直的人，孔丘所谓正直的人是指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反动派。枉，邪恶的人，孔丘所谓邪恶的人是指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革新派。错，也作“措”，放置。

**【批判】**许多尊孔派都说孔丘在这里提出了爱一切人，把人当成人的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

孔丘曾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说，“人”是爱的对象，不是使的对象；“民”是使的对象，不是爱的对象。显然孔丘说的“爱人”不是爱一切人，他只爱奴隶主贵族，而且只是奴隶主贵族中的一部分。在这里，他所说的“爱人”和“知人”是连在一起的，“人”当然更不会包括奴隶。对于奴隶制的卫道士孔丘来说，让奴隶做官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如此，甚至那些本来属于奴隶主阶级而后来转变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人，如季孙氏，也被他诬蔑为“枉者”、“不仁者”，是属于应排挤、应放逐之列的，是孔丘所深恶痛绝的。孔丘所爱的、主张加以重用的，显然只是象他那样忠于奴隶制的所谓“直者”。可见，孔丘所说的“仁”是“爱人”同“克己复礼为仁”完全是一致的，是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的组成部分。

历代尊孔派把孔丘的奴隶主阶级的观点改变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说什么“爱人”二字是“仁”的最正确的解释，说什么“爱人”就是平等、博爱的思想。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论证其“三和两全”的方针，也乞灵于孔丘的亡魂，胡说“仁”就是“人道”、“人道主义”，孔丘是历史上“第一次号召要把任何人都看成人”的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继承了孔丘和地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衣钵，也说“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仁——团”），鼓吹“以仁爱之心待人”。在阶级社会中真正有所谓不分阶级的

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团结、仁爱吗？否，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孔丘身上没有这种东西，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身上也没有这种东西，不过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硬要打出这种抽象人性论的破旗来骗人罢了。毛主席曾经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深刻批判。林彪的“仁爱”同孔丘的“爱人”一样，都是为其倒退、复辟的政治纲领服务的。

**【原文】** 太宰<sup>1</sup>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sup>2</sup>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

**【译文】** 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

**【批判】** 子贡吹捧孔丘是天生的圣人，说他的才能、技艺都是天赋的，甚至吹捧他如日月一般，可望而不可及（见《子

<sup>1</sup> 太宰——官名。掌管国君宫廷内外事务的官。这个太宰是谁不详。<sup>2</sup> 纵——让他尽量发展。

张)。事实证明，天生的才能是根本没有的，所谓孔丘是“圣人”，是“天才”，是孔丘自己的吹嘘和他的门徒以及历代反动统治者吹捧起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揭露的那样：“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离开社会实践，就无所谓认识，无所谓才能。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可是他却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说：“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天才”，就是为他自己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原文】**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

**【译文】** 孔子说：“高贵的有智慧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批判】**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孔丘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妄图以此从根本上否定知识和才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鼓吹反动的唯心史观。

这种反动观点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天才”，是“圣人”，是上等人，生来就应该是统治者，他们应该压迫剥削别人；而把劳动人民诬蔑为“蠢才”，奴才，是下等人，生来就应该受压迫受剥削。而且，这两种人的地位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改变的。

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肆贩卖孔丘的这个反动观点。他狂叫什么：“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这是对工人农民的诬蔑和攻击，也是为他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孔丘、林彪和剥削阶级鼓吹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只有亲身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劳动人民才是最有知识，最聪明的，而象孔丘这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和林彪这样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才是最愚蠢的。

**【原文】** 子曰：“民<sup>1</sup>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译文】** 孔子说：“劳动人民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

---

1 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

**【批判】**这一条充分暴露了孔丘仇视劳动人民的唯心史观和反动的愚民政策，这与他的天才论是密切联系的。他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下愚”，就是这里所说的“民”。这是对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人民的极大诬蔑。孔丘这种反动观点，后来成为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奴役、压迫劳动人民的信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诬蔑工人农民只知道“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就是孔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谬论的翻版。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对孔丘和林彪鼓吹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孔丘和林彪一伙只不过是妄图阻挡历史巨轮前进的几只嗡嗡叫的苍蝇而已。

**【原文】**有子曰：“礼<sup>1</sup>之用，和<sup>2</sup>为贵。”（《学而》）

**【译文】**有子说：“礼的应用，以调和为贵。”

**【批判】**孔丘一伙所说的“和”，是指奴隶制全盛时期的统治

1 礼——指周礼，即西周奴隶制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上层建筑。在孔丘看来，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破坏了礼就是大逆不道。 2 和——调和、适中，即“中庸”。

秩序。“和”的标准就是周礼，完全按照周礼去做，就是实现了“和”。

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条件下，孔丘大肆鼓吹“和”，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统治者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只许奴隶主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而不许他们反抗，要他们服服帖帖地服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如要反抗，就是违背了周礼，就是破坏了“和”。很显然，孔丘讲的“和”，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前进的一种极为反动的政治主张。从哲学上说，就是抹煞矛盾、否认斗争、反对变革的一种反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林彪一贯贩卖孔孟之道，一九六〇年，在国际上帝修反猖狂反华、反共，国内阶级敌人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竟然叫嚷“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其目的就是在国际上配合苏修叛徒集团“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国内推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否认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开绿灯。

毛主席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我们只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哲学，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象林彪这样的反党野心家的反革命阴谋就永远不会得逞。

**【原文】**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sup>1</sup>，远之则怨。”（《阳货》）

**【译文】** 孔子说：“只有妇女和奴隶是很难养活的，对他们近了就会无礼，对他们远了就会怨恨。”

**【批判】** 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人民亲手创造的，没有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广大劳动妇女在内的劳动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孔丘却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反而说是奴隶主养活了奴隶，这是极端荒谬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劳动妇女和奴隶们的“不孙”和“怨”，是阶级对立的必然，孔丘的诬蔑是由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孔丘对妇女极端鄙视，根本不把她们当人看。他竭力主张男女有别，拼命鼓吹“男尊女卑”，其目的正是为了挽救和恢复当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重建西周奴隶制的“太平盛世”。孔丘这种歧视妇女的反动观点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反动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又提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给劳动妇女套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使她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受歧视，生活上受虐待，

---

<sup>1</sup> 孙——同“逊”，不逊即无礼。

成为阶级社会中的最底层。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当家做主。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我国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少奇、林彪之流，胡说什么“妇女无用”，“妇女只能管理家务，不能管理国家大事”，这是孔丘反动谬论的翻版。林彪一伙诬蔑广大妇女的险恶用心，就是继续推行几千年来反动阶级歧视、欺压妇女的反动路线，扼杀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sup>1</sup>。曰：“吾不如老圃。”樊退出。子曰：“小人哉，樊须<sup>2</sup>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sup>3</sup>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译文】**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

<sup>1</sup> 圃（音：普）——菜园子。老圃，种菜的老农。 <sup>2</sup> 樊须——即樊迟。 <sup>3</sup> 羶（音：抢）——背婴孩的背带。

的。”樊迟出去以后，孔子骂道：“樊须这家伙是个没出息的小人！统治者如果重礼制，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统治者如果讲仁义，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如果讲信用，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说真情。这样的话，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投奔前来，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批判】**从孔丘对樊迟的破口大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反动的教育路线，就是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主张“学而优则仕”，即为奴隶主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反动官僚和精神贵族，造就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孔丘的这条反动教育路线，为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所继承。刘少奇、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大肆推行“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林彪对此进行恶毒攻击，就是妄图破坏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深刻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毛主席在这里批判了孔丘，而且也批判了一切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毛主席英明地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这就给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日报》，  
这次刊印作者有修改。）

## 名 词 简 释

**孔子** 名丘，又叫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期鲁国（在今山东）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一生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在鲁国代行宰相的时候，一上台就杀了主张革新的少正卯。他游说各国诸侯，推行反革命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到处碰壁。他又通过所谓办教育、删改史书，制造舆论、培养人材，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孔子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提出“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以及“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的反动教育思想。孔子的主要言行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一书。

**儒家** 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儒，起先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之类的那些人。孔子开始也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后来办私塾，招收学生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从事反对变革的政治活动，千方百计挽救奴隶制旧制度，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它为儒家。秦汉以后，继承发挥孔孟思想的，统称为儒家。